

文史  
随笔

朱炜

# 武康翠峰茶

茶，是江南重要的经济作物。浙北质量最高的茶产地就在湖州，如长兴紫笋、安吉白茶、莫干黄芽，闻名遐迩，为湖州茶之代表。此外，湖州历史上还出现过不少的名茶，如温山玉笋，如梓坊雀舌，如三癸雨芽，如东沈红。

清初诗坛王士禛在送剧作家、《长生殿》作者洪昇的长诗《送洪昉思由大梁之武康》中描绘武康县典型风物，首先是茶。诗云：“山歌到处采茶芽。”茶芽是一个很专业的名词，茶农们将早采的茶，称茶；将晚采的茶，称茗，亦称芽。而武康的茶故事历史可追溯至南朝。

陆羽《茶经》：“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

法瑶是东晋名僧慧远的再传弟子。《高僧传》说，法瑶著有《涅槃》《法华》《小品》《胜鬘》等义疏，对佛性、渐悟、应无缘三点有独立见解。南朝宋永嘉年间，法瑶应吴兴名士沈演之之请，至武康小山寺，前后十九年，传经弘法，三吴地区学者慕名而来。法瑶每饭必茶，晚年应诏赴京，陆羽以此例表明茶益身心，有助修行。茶禅一味，修为以持，法瑶饮茶故事，对全民饮茶之风的倡导，不可谓影响不大。

小山寺遗址在今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龙胜村漾口自然村，当地至今流传有“翠峰茶”的民间传说。

其中一则故事是陆羽教书翠峰寺。故事说，很久以前，漾口村有一个叫阿海的后生跟着借住在小山寺的陆先生读书，后高中状元。阿海衣锦还乡，回到漾口，头一件事就是到小山寺陆先生住过的斋房里追念一番。他想起陆先生教他读书作文的种种好处，决定找人塑一尊陆先生的像放在这斋房，以表自己对先生的崇敬之情。不知不觉又过了很多年，阿海偶然读到了一本《茶经》，方知陆先生叫陆羽，陆先生那时来小山寺居住肯定是为了写这本《茶经》，他要把《茶经》带回小山寺。他想，这是对陆先生最好的纪念。自从阿海把这本《茶经》带回来以后，小山寺前后广栽茶树，翠峰茶也随之名扬天下了。

另一则故事是武康有一座翠峰山，山下有个翠峰寺，开山祖师是南朝的杨和尚。杨和尚与众不同，一日三餐少吃饭多喝茶。奇怪的是，他从不生病，年已七十九岁了。皇帝知道后，立即传旨，要杨



武康小山寺遗址

和尚上京。

皇帝问：“老和尚，你有什么延年益寿的秘方？”

杨和尚答：“没有。”

皇帝又问：“你日常饮食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

杨和尚答：“我喜欢喝茶。”

皇帝心想，这就是延年益寿的秘方吗？于是追问道：“你喝什么茶呀？”

杨和尚答：“我喝的就是寺内的土产茶。”

皇帝又问：“什么茶名？”

杨和尚一时答不上话来，皇帝再三追问，他急中生智，想起了寺名，便说：“我专喝翠峰茶。”

皇帝问：“翠峰茶产于什么地方？”

杨和尚答：“翠峰茶产于武康翠峰山。”

皇帝听后当即下旨，要杨和尚每年进贡翠峰茶。

杨和尚领旨后，回到寺中，又种了一批茶树，年年把炒好的春茶用锡纸包好装进木箱，写“翠峰茶”三字，送到京都。从此，翠峰茶名扬四海。

民间传说里的杨和尚便是法瑶，因俗姓杨，加之当地杨姓人家较多，故呼其为杨和尚。

二

民俗学家邓云乡研究发现，出茶叶的地方，爱喝茶不算稀奇的，杭州人叫茶叶，但离开杭州几十里路的武康、德清一带，就不叫茶叶，而叫“茶酿”了。这个叫法，可能是古已有之，因而使今人想起宋代人吃茶的事。

宋代，在武康、德清两县设立有茶场，登记产茶园户姓名，用来收购买卖茶货。地界武德，原武康县东北三十里有翠峰山，高三丈，围二十丈五尺，形如众山皆大，小者为尊，一块然耳。介武德东西诸村虽比邻各分，而统以小山无异名。盖亦独成尊也。山麓有小山寺，兴于南朝，盛于宋，重建于明，倾圮于清。

小山寺是颇具宋韵的，在宋代诗文中可见一斑。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僧智圆访小山寺，有《经武康小山法瑶师旧居》诗云：“我来访旧居，景物如有情。”当时智圆在武康龙山一座寺里译经，不忘在序中提及附近的小山寺：“秋九月，自钱塘泛舟西迈，访故人奉蟾于吴兴武康之龙山兰若，得上方而居焉。其堂阁塞产，林泉岑寂。左顾叠嶂，接法瑶之小山；下瞰平波，浸防风之故邑。既饶胜概，且远嚣俗……”宋元符元年（1098），毛滂任武康县令，作为一位资深茶人，曾作《送茶琳老》《书禅静寺集翠堂示堂中老人琳径山》《十月十日访琳道人于禅静寺……》《德清五兄寄清茶》等诗，记他在武康任上雪夜烹茶，“余英煮茗春云动，润气留宿香雾繁”；数访沈约后人、高僧维琳于武康禅静寺，有一次维琳将珍藏数年的御制极品贡茶“大龙团”，茶饼表面印有龙图案，食且几尽，仅余一龙爪，出刀圭许以饷；又记他因取武康山泉水烹茶，其味甘冽，乃凿为井，后人称“毛公澄泉井”。

毛滂在武康任上几度造访小山寺，品鉴过寺中茶灶炒制的翠峰茶。他与小山寺法海道人、有谊，见

分分泌多巴胺，新市羊肉人口的满足，带来情绪和精神状态的饱满，所以新市人的幸福感很充裕。这种幸福，顺带让周围的世界更美好。看到渐渐肥硕丰满的鲤鱼在你脚下戏水，时而跃上河面张嘴吐个泡，时而一个筋斗潜入深水让你好找。凭栏看鱼翔浅底、翻腾逗趣，在陈家潭初一壶茶，坐一下午，享受秋冬的日晒，在一杯茶一抬手之间，释放了工作和生活的诸多压力。捻一些饼干屑或掐一点茶糕边角，撒入河里，鱼儿一拥而上，有群众放生的锦鲤，有此地野生的白鲈、鲢鱼、鳊鱼，则藏在河底不动声色。

心如潭水静无风，一坐数气息。陈家潭的动是心动，陈家潭的静也是心静。来看江南的水，不能错过新市古镇，来捕捉千年历史的韵味，不能不来陈家潭。一窝家燕，一片睡莲，一池游鱼，一呼一吸之间，自在人间不羡仙。

塔栏槛外所植瑞香零落无几，“问讯道人春到否？”实是问该年的翠峰茶产量如何。继任武康县令程九万曾和毛滂诗云“却忆东堂旧作家”，言外之意，小山寺是茶人心中的圣地。

明代德清名士蔡汝楠详尽了小山寺昔年景象：“寺前有桥曰登云桥，内为浮屠七级，宋时毛泽民有诗，今其创其隳，年月无闻……自刘宋刹刹，历今千五百年，四方之人无不知有小山者。”“寺之左大道东行，一水自北来，出寺墙下，绕而南为山门。”

小山寺遗址于2024年6月进行了考古发掘，宋代建筑基址被揭露，并出土了大量茶碾、执壶、盏托等茶器茶具，陆羽《茶经》中记载的场景在此有了印证。

三

迟至20世纪60年代，小山寺周边漾口村等几个村仍以茶为主要经济收入。1986年4月，茶业专家在小山寺周边炒制翠峰茶，据茶人蔡泉宝《茗人话茶》记述，该茶条索结紧弯勾，色泽油润绿翠，芽峰显露，有熟板栗香，为绿茶中上品。1996年11月，经蔡泉宝等发起，由县内书画家卢前撰、徐炎武书、周于怀题额“武康小山寺遗址”碑，立于小山寺遗址之上。碑文特别提及小山寺“附近所产之茶皆臻佳品，溯以古井之泉，堪比滋补之药。茶圣所言，或可征信焉。爰为立碑纪念。”

2001年，卢前重访小山寺遗址，填了一阙《唐多令》，词云：

征鞞走萧萧，驱驰不觉遥。

到小山，烟雨缭绕。

翠滴桑间珠玉响，双井古，水清寥。

遗址考南朝，寺僧名法瑶。

但嗜茶，身健年高。

陆羽传经名胜地，论恢复，待吾曹。

今天，小山寺真的要恢复了，遗址之上重建建筑，茶史亦将书写新的篇章。

遂想起名茶，多因地得名，因显著内质特点而负盛名。今龙胜村漾口村周边仍保留有四百亩茶园，宜取名“武康翠峰”，峰以形，翠其色，做精工，赋能产业，使之成为又一款上品绿茶，跻身名茶之列。同时，结合当地奉沈约为吴兴土主的传统，导入沈氏故里名产“东沈红”，与黄茶中佳品“莫干黄芽”，打造最德清、最匠心、最有韵的茶礼，让沈约的气质、法瑶的禅意、陆羽的风度从历史中走来，在一盏茶中舒展，在江南之源焕发新神采。

## “从城关到乾元——30年回眸” 有奖征文评比结果揭晓

“从城关到乾元——30年回眸”有奖征文共收到征文49篇，按照组委会启事要求，经评委评选，评出严寒、

金雨萍一等奖2人，高瞻等二等奖4人，卢忱等三等奖10人，优胜奖5人。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严寒《假如时间有答案》  
金雨萍《直把他乡作故乡》

二等奖

高瞻《与乾元一路同行的十年》  
朱炜《赵家弄焕新记》  
杨苏奋《走在赵家弄，不想离去》  
陈德明《悠悠扇影，夏日长歌》

三等奖

卢忱《回忆在德清乾元的三个“家”》  
何思华《逆鱼》  
王福田《“双城”变“同城”》  
赵长根《春到乾元》  
刘卫东《舀取余不水一瓢》  
沈示春《“游船”上的随想》  
罗永昌《从城关到乾元：变与不变的韵味》  
丁国红《从地摊人到家乾元新居民张海群》  
周江鸿《从城关到乾元，安之若素》  
何跃进《拥抱乾元》

优胜奖

高圣杰 胡松 尹小平 钟志红 沈丽霞

征文组委会  
2024年9月30日

味蕾  
记忆

钟穗

## 重阳糕香 岁月悠长

说起个人对九九重阳的最初记忆，无关诗情绵绵的登高望远，无关画意浓浓的遍插茱萸，也无关醉倒于家门口的菊花酒，而在那块只轻轻一咬，便能从中感受到素朴与温馨的重阳糕上。

兴许是糯米的风味，与这方水土的格调特别匹配，早年的家乡，各色米糕团子，会随着岁时节令流转，赋予四季轮回的意义。尤其是老一辈人对于它们的重视，是现在的小年轻所无法想象的。在老人家们的目光中，糕团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萦绕于心头的乡情所思。生活中，只要有它们陪伴的日子，总是那般的甜蜜幸福。

“中秋才过又重阳，又见花糕各处忙。面夹双层多枣栗，当筵题句傲刘郎。”重阳糕，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早在《岁时杂记》里便有记载：“重阳尚食糕……大率以枣为之，或加以栗，亦有用肉者。”

尽管就我而言，并未见识过用枣、用栗，甚至用肉的重阳糕，但打小就知道，只要是重阳节当天吃的糕，诸如花糕、蜂糕、方糕、状元糕等，都可泛称为重阳糕。

印象中的儿时重阳节，天刚蒙蒙亮，家里便忙碌起来。兀自躲在被窝中，半梦半醒的我，依稀听到门外传来舅舅到院场草垛搬动石磨的声响。接着，便是一阵“吱呀吱呀”，将泡酥的新米，上磨磨粉的动静。

不知过了许久，屋内空气中渐渐飘溢进米香糍合着馅香的芬芳气息，丝丝缕缕，越来越浓，只消一闻，立时便能联想到米糕所赋予舌尖的绵密甘香。再也按捺不住的我，“噌”地一下从床上跃起，光着脚丫跑去，看大人们蒸糕。

透过弥漫了整个灶间的缭绕雾气，但见一笼热而烫的重阳糕，刚好出锅被显眼地摆放

在桌上。待其稍冷却后，外婆将之切成一角一角的菱形块，再用彩纸剪成的三角形小旗，插在糕面上。眼瞅着一块块的米糕，有模有样地落到盘里，霎时变得姹紫嫣红了起来，该份诱惑可想而知。

就当我迫不及待地准备去抓一块来尝的时候，却被一旁的外婆奚骂了一句：“小馋鬼，先给外公送去！”于是，只得乖乖耐住性子，捧着盘子，把糕送到院中的外公手里。外公用他那有些零落的牙齿，象征性地轻轻一咬，便递还给了我，并连口夸赞道：“真懂事，外公不饿，你先吃。”

莫瞧重阳糕貌似婉约，在你轻轻咬开的那刻，清且纯的新米香，和以馅料淡淡的一点甜，很能让人感受到蕴藏于眼前这些微小颗粒里的韧劲与力量。

我始终认为，糕团大致是带点女性化特征的吃食。君不见，乡人吃糕，多重一个“糯”字。唯独重阳糕，因用了粳米成分多一些的粗米粉来制作，独具一种宛若黄松糕般松软不粘牙的口感。而那份滋味，恰恰是我所偏好的。

家里自制的重阳糕，不以糯见长，但糕团灵魂里的东西却是一个没落下——豆沙和猪油。经猪油炒过的赤豆沙，于蒸制过程中，香甜软滑地渗透到米粉中，融于一处，再香甜地在嘴间化开，恰似金风送玉露，味蕾瞬时开出了一朵朵花。美食当前，我总得连吃三块，方才心满意足地出门去找小伙伴们炫耀了。

食物是有记忆的。就像敲下这段文字的同时，我的眼前仿佛浮现起，旧时重阳的一些既模糊又清晰的影像：灶间里，外婆被炉火熏得赤红，汗水沿着两鬓直往下淌的脸庞，在由窗户外散进来的晨光渲染下，显得如此祥和……伴着隐隐传来的桂香，时光温柔。

乡土  
文脉

沈丽洁

## 陈家潭的动静

如果你来过德清东部水乡古镇新市，你一定记得陈家潭，它像一个宽阔的臂弯，拥古镇入怀。陈家潭的河边，一溜清闲的茶座，就在青石板路上，你就对着人来人往嗑瓜子，保持天然的互动。从墨绿色的太阳伞下往南望向架仙桥的位置，平静的河面浮动清风吹来的波光，让你有坐在船上的错觉。所以，在水乡，不管岸上还是水上都不打紧，水都围绕着你。

作为土生土长的新市人，陈家潭已经走了无数遍，和短暂驻足的游客不同，我在漫步中常观察老屋老树，行人环境。运河的眉眼带笑，说的就是这陈家潭，夸它是小镇最有灵气的地方不为过，因为此处有三种动静相宜、负气含灵的小生命。虽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但它们就在一代又一代的更迭中守护着陈家潭的别有洞天。

陈家潭的新市文士馆，在“德源当”的原址上修建，跨入门槛便能体

会鸟鸣竹影动，人闲心境悠的意趣。阳春时节的陈家潭，居民的陶盆铁罐里开满叫不上名字的娇艳小花，河埠石缝处也是止不住往外冒的生机盎然，多肉小草、藤蔓青苔，字字不提春，老岩石上略施粉黛尽是春。隔壁陆仙楼的飞檐上，那些黑羽白腹、下颏棕栗的家燕，开始低语浅唱。你抬头看看，一个“歪头杀”就能萌煞众人。老民宅和明清故居拥有家燕喜欢衔泥筑巢的木质房梁，古镇上多是这种房子，从钟兆琳故居到润潼夫纪念馆，从沈铨故居到资华筠舞蹈艺术馆，家燕绕着人杰地灵的运河小镇，低飞掠过，在河面用尾羽剪开一圈涟漪，“叽”的一声，欢快地向天空飞去。那些远走求学、渡过重洋苦练本领的新市人，归来报国反哺家乡，集固家不变，一草一木的枯荣见证他们的辉煌。

初夏的风吹到陈家潭的时候，睡莲缓缓苏醒，从一线叶，到一圆叶，日

日都是新模样。睡莲的叶片与荷花不同，上面缺一个小口，看起来更像一颗心。一阵雷雨袭来，雨滴落入河面溅起清澈的水花，形成了雾气一般的仙境围绕着莲叶。打在睡莲叶片上的雨，从这片回弹到另一片，压低它们的身姿，自然地在河水里摇曳。这片睡莲长在陆仙楼的门口，每年夏天，嫩黄的莲花是陈家潭的保留景色，花期不长，错过再等一年。站在中式风韵的景里，想起西方画家莫奈创作的《睡莲》组画，它是西方印象派的代表，而新市画家沈铨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在工笔花鸟人物画上名扬海外，他的《荷塘鹭鸶图》飞潜动静都鲜活有效。

立秋过后，新市人开始吃羊肉、喝黄酒来贴秋膘，过了中秋，羊锅热气腾腾，镇上的老字号羊肉面更是每天五点钟就门庭若市。吃完软烂鲜香的红烧羊肉，再去看看陈家潭的鱼，会让你更快乐。美食的刺激，让大脑